



春秋左氏傳

再刻

并五共

卷一

服部文庫

117

205

13



117
205
13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昭公盡二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癸丑

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譏晉人

圍邲計子朝也邲周邑圍邲在夏六月蔡侯東國

卒于楚無傳未同盟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

豐縣南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獲陳夏齧

大夫死生通曰獲天王居于狄泉敬玉辟于朝也

內大倉西南池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

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朝明非

三傳 卷二十五 昭公二十六年

周人所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師晉師

也王師不 癸卯郊鄆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鄆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主使告間

子朝 庚戌還晉師邾人城翼翼邾還將自離姑離姑

邾邑從離姑則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徐鉏丘弱茅地

大夫 邾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遂道下溼

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

地取邾師不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

嫌內外異 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

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

大夫為叔 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士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

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

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

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眾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子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

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

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且而

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且至且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

邑別因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取

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

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叔孫曰

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番申豐不使得出以貨免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示不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

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于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

殺之尹圍尹文公也劉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丑召伯

奂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

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

宮鄆羅周大夫鄆胙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

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闕西闕周地丙寅攻訕訕潰

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輿虐而好劔

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

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

道左懼將止死安長丈二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

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來楚遠越

帥師令尹以疾從成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

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

滅為燿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

幼而狂常狂無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

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帥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

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垂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

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

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

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

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

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

與宗廟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

相涉故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

地亦震也為畏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

力可濟也文公劉盩也先君謂盩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

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

大臣亦震天奔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王敬

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太子建之母在鄭鄭鄭陽也平王娶秦女廢

大子建故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

樊入鄭諸樊吳王僚之太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

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

其勝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遂往復敗為

再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滋遠滋楚地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邲人執叔孫故公

如晉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包城郢楚用子

謝之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

在諸侯政甲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

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

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

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在僖十八年民奔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

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

伍相為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事述也義取念祖

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

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城慎其四竟猶不

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一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難以為安也為定

四年吳入楚傳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傳孟僖子也媯

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

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各

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嚭南宮極之子桓公其平公之子劉

子謂萇弘曰其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

義子朝不能於我無患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

亦有離德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所以興也

君其務德無患無入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緡氏西南有鄆

聚言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通叔孫于箕

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

其蹊待于門內

蹊叔孫家臣

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

伯來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以久執子以謝怨

不腆敝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通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

月娒至自晉尊晉也

娒所行以尊晉娒三月庚

戌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

泄臨也敬玉知誰曲直

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

晉人乃辭

王子朝不納其使

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梓慎曰將水

陰勝陽故日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

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陽氣莫然不

六月壬申王

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瑕杏敬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

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蔡不恤其緯

蔡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恐禍及今王室實蠢蠢焉

蠢蠢動擾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鉞之馨

矣惟罍之耻詩小雅罍大器鉞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馨盡則罍為無餘故耻之

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

韓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秋八月大

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陰不佞以

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

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佞與之東訾喜

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

將侵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越

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

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幾

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

道梗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句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譚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

上邑未敢直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

公公不敢遠勞故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逆之往至野井

書曰者公在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外非無惡

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宋地未同盟而走以名

也公也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

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居桐門宗也卑賤謂其

才德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

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

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明日宴

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

左傳

也樂祁佐禮助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

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

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孫宋公卒

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生

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

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公若從從昭謂曹氏

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

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

有子朝亂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輸王粟具

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

行者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

也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

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

也見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

傷傷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

稌鹿麋稌鹿麋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

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

昭其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

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

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

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

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為刑罰威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

象類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

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

左傳卷三

十二

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
 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
 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
 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子曰鞅也
 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

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
 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
 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
 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云奉君命
 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
 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
 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曰鸚鵡之鵠之公
 出辱之言鸚鵡鵠來則公出辱也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饋遺也鸚鵡跕跕公在乾侯跕跕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襦

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禍父昭公死外

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昭公生出童歌死還哭

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雩旱

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之兄平

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

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妣與饗人檀通

季妣公鳥妻鮑文子女饗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妻扶已以示秦邈

之妻秦邈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

余又訴于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

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

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

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季家相近故雞鬪

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怒其不下已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且讓之讓責

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

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

也

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也禘祭也萬

舞也於禮公滅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

當三十六人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

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

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祖為小人公

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言難告邱孫邱

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懿伯曰讒人以公之玄孫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

退之退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

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孫照子如鬪鬪魯邑公

居于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

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

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沂水

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

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窮困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憲作弗可

知也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眾怒不可蓄也季氏

蓄而弗治將蒞蒞積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

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

邱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饒戾言於

其眾曰若之何莫對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

孫氏也饒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而非

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橫丸

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下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

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

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

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

請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

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

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敵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齊為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

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

也處者有罪 纒纒從公無通外內纒纒不離散 以公命

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纒纒從公 二三

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

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

與盟何必守公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

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

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

內曰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歸安眾公徒將殺昭子伏諸

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平子有

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壬申尹文公涉于鞏

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

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

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

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

幹者楸柎棺中冬柎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

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已

亥卒于曲棘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申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不書圍初滅昭伯如晉滅會竊其實

鄆人自服不成圍龜儻句，儻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滅氏

老將如晉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家故盡

對故事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

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逸問又如初又不至次

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假使

為賈正焉郕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鮪假郕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

於季氏送計簿滅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間桐汝里各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

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滅氏老季滅有惡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滅會滅氏後會曰儻句不余

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

於州屈還復茄人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使熊相謀郭

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

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

弗能久矣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火重在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公至

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冬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

氏書奔在王入下

者王入乃告諸侯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

發傳者為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三月

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夏齊

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

以幣錦二兩二文為一端二端為一縛一如瑱充瑱

耳縛卷也急卷使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

如充耳易懷藏臣子猶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

梁丘據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高齋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子猶受之言於

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

其說故先示欲然據有異焉異猶宋元公為魯君

盡力納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

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

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

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

邑樂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

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

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

梁父縣西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

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

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絲胸汰

輒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輒車轂聲子射

其馬斬鞅也改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魯

人也駸戾叔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

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子車曰衆可懼也

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洩

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

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冉豎射陳

武子中手冉豎季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

諸子彊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林

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其耳何

曰視下顧復欲使苑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

於他車以歸足行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

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盆之屬王城子

南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王城人焚劉燒劉丙

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丁丑王次于桂谷庚辰

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桂谷胥靡滑皆周晉

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

南伊闕口也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曰大子壬赫其母非適也壬昭王子建

之長庶

左傳

卷之三

三

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

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王言

子建聘之是國有外援不可漬也外援秦也王有

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王秦將來亂嗣不

禱我受其名各受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

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

申王起師于滑起發辛丑在郊郊子遂次于尸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鞏趙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

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玉

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氏固

故稱氏重見尹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遂軍圍澤次于

隄上圍澤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甲戌盟

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

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

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

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

尚少召公虎取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

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邾郈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白

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天子天子奔申申伯與

鄩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

宜白是為平則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

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

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

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沁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

鄭厲殺子頹為王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

宣八年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

世共職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

其亂災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至于靈

王生而有頹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

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謂先王何常之

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

人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

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

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

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

未有攸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

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

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

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

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在十五年即世

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

圖之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

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

矣文辭何為傳終王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

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

道不諂也諸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

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其也聿惟也

人故四方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孽詩曰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

之公也薄謂以公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公厚歛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陳氏之施民歌

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

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

官不治治慢大夫不收公餼福公曰善哉

職不失

左傳

卷五

三

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
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
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
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昭公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鄭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閒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楚殺其大夫卻宛

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無傳

快邾命卿也故書

公如齊

自鄭行

公至自齊

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

也

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

左傳

卷二十六

昭公

一邱皮師曾句賣

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遂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疆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

潛

工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

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屬王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汭水各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疆故

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

刷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事若克季子雖至也故曰我王刷

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

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堀地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

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而人

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

抽劍刺王鉞交於脅

交鱒諸鱒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鱒諸子為卿季子

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

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復命哭墓復使命復位

而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直而

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

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

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

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曰無極及饗日惟諸門左張帷陳甲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

往且此役也此春秋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鄆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郤

氏且燕之也燕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

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

秬焉編管苦也秉把也秬稟也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

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

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

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

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

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秋會于扈令成周且

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

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犁曰貞子衛北宮喜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下於是乎不獲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

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

氏之心不然豈其伐入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

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二

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

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

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

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自晉君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人將戰于家

子曰天命不怡久矣怡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眾

也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言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

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楚郤

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

也詛也沉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巳左尹卻宛也中廢尹陽令

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

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

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

齊魯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

邇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

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

以備與也

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

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

子慈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子家子乃

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

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公

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夏四月丙戌鄭伯

寧卒無傳未同盟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秋七

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冬葬滕悼公無傳

左傳卷三十一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子家

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

次于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

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

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竟者乾侯也言公不能用于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子祁

也通室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于司馬叔游叔游司馬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

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讓勝詩曰

多辟音碎立辟音開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盈曰

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

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

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懋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

也以爲快懋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

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

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

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勝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

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 一君陳靈

公一子夏徵舒 而二一國陳也 兩卿矣孔寧儀行父 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

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

氏生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 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

可以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 生

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顛無期謂之封豕類

也封豕大也 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

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未喜殷以妲己周以驪姬廢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

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

向向媵伯華妻也姑叔向母 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 姑視之及

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

政獻子魏餘 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鄆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 司馬彌牟爲鄆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 司馬彌牟爲鄆

大夫大原賈辛為祁大夫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

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為

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

孟丙為孟大夫大原孟縣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

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

楊氏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

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

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

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鱗鱗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

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入也遠不忘君遠疏也近

不偏同不偏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光大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

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天

福施及子孫及中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類也教

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

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

從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

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

辛來昔叔向適鄭陵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欽沮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素聞其賢故聞下其言而知之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之臯澤

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歸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

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

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

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采冬梗

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

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

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

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

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與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晉

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公如晉次

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稱主君其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

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三月已

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

伯魯子終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

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

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

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平

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也公將為之櫛為作子棺也

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禮曰敵帷不

為埋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

母偕出出之產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

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

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

龍氏豢御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

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

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各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鬲川

鬲夷氏其後也鬲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

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

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

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也學

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壽

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夏后饗之既而使

變上六曰龍戰於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

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

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

及水其能治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

玄冥二子相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顛

項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為后土其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此其

二祀也后土為社方答社稷故稷田正也掌播種也有

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

祀周棄亦為稷既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自商以

來祀之傳言蔡墨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

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

序守之原位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

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以為盟主今弃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貴何

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

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

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

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

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

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

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月庚

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

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

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矣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使若枉國然自是鄆人潰彼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奔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夏六月晉

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在襄十五年

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其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

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

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

其職貢與其備禘不虞之患豈忘其命言不敢忘其命以下所

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故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

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

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十九年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八年也

王吏不誅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舊不也

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

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叔之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七年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

田定其所

徙之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楚使逆之

居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

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

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

與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讐謂二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

戎始比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作文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

可知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

山水以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

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

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

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二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

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

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

年盟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迎公秋

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

史闕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

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

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

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

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

探他
誠也

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荅荀躒。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知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愛君，君一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以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之不恐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托。薛伯殺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言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

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戍吳師還始

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

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

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

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

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守先人嗣言其會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

欲其不畏疆禦之名邾廢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

人來適魯者二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

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

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趨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

名謂不書其人各貪冒之民將真力焉盡力為之不是以顧於見書

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逆無

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故曰春秋之稱

微而顯文微而婉而辨辭婉而上之人能使昭明

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

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宛且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

應故釋日食之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在辰

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一月

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

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

以始變為占也午南為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

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

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如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

六故六年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傳公

侯遣人誘闕而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

不書盟時公在外也國參子產之子

未及告公公已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五

左傳卷五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

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夏吳

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星歲

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秋八月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

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

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

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念余一人無日忘之

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

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也弛猶解也徵文武

之福以同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

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修成

周之城，俾戍人無勦，諸侯用寧，螽賊遠，屏晉之力

也。螽，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圍之，俾我一

人無徵，怨于百姓也。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矣。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

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

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

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

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

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也。盟，丘也。魏子南

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彪，衛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

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

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

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曰揣，度也。度厚薄，仞溝洫。仞，深也。

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量事期。時，畢也。計

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餼糧，知用幾糧食。以合

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師，師，諸侯而

效諸劉子也效致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經所以不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

賜子家子雙琥琥玉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

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

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

言失其所也不幾路寢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

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

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

辰謂有地有五行謂有禮有左右謂有各有妃耦

謂陪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

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史墨跡古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

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夏商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

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昔成季友桓

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

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

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炎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

庶簠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

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器車服各爵號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